

乡村记忆

往事如昨

儿时风匣咕嗒声

刘世俊

“咕嗒嗒咕嗒嗒，灶前坐个老妈妈，风匣一拉柴火旺，锅里煮熟大地瓜……”

北方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有大铁锅，为了助燃，还要在锅灶旁，安一个手拉“吹风机”。我们当地人叫它“风匣子”。风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可是农村的宝贝、农家的大家什，价格不便宜，家家户户必备。儿子娶妻分家时，风匣是必备的。有了它，灶里柴火才能熊熊燃烧，饭菜才会更及时地熟透，风匣在乡下是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的家什。

拉动风匣那根木杆，“咕嗒咕嗒”的摩擦音穿进耳朵，令人昏昏欲睡，灶里的火，随着风的助力，呼呼地舔着锅底。小时候，最喜欢给奶奶拉风匣，“咕嗒咕嗒”不紧不慢的节奏，好像俺老爷爷喘着粗气。奶奶坐在灶前的蒲团上，枯瘦却有力的手攥着拉杆，一拉一推间极有章法，慢推快拉，风舌轻响，灶膛里的火苗便顺着风势窜起，舔着黝黑的锅底。做一顿饭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可以顺便和奶奶说很多话。

每个清晨或傍晚的村头巷尾，总能听到风匣“咕嗒咕嗒”的声音，它和着鸡鸣狗叫和孩童笑闹的喧哗，大人们的脚步声、说话声，成为一首极其动听的乡村生活三餐配曲。

风匣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，乡村的木匠师傅多用梧桐木、楸木等不易变形的干木板，榫卯拼接。底板稍厚，顶板是可抽插的活动盖板，方便日后维修或换鸡毛。风匣长方体，有出风口进风洞，由一两根木条连接在手柄

上。风匣内风板四边开槽，槽内密扎公鸡羽毛或碎麻。风板中央固定拉杆穿孔，两根方拉杆穿出箱体与外侧手柄相连。推拉时风板在箱内滑动，双向行程均可鼓风。风匣里前后端板下方各开一方形进风口，内侧上方悬挂一小块活动薄木板，靠气压自动启闭，拉时后进风口活门开、前进风门关，推时相反——保证吸气时外界空气进、压缩时空气不回头泄出，风匣靠灶一侧，底部正中开孔，外接木制圆锥筒形出风匣嘴，对准灶膛进风口。箱底内侧与箱壁围出小风道，内设可摆动的薄片“巧舌”，无论推或拉，它自动偏向封堵另一侧，使气流只朝风匣嘴集中喷出。

老家村里刘木匠做的风匣箱体四角严丝合缝，内壁刨光打蜡、风板鸡毛填塞紧密不漏气，省劲好用出风量大，风匣一拉，烟囱便烟气袅袅。久用鸡毛磨秃后，刘木匠打开上盖重扎鸡毛即可复用。十里八乡有句顺口溜：刘木匠做风匣——真能吹。

说句通俗一点的，风匣就是做饭时用的“鼓风机”，庄稼人生火做饭、烧水全靠这风匣吹火。

风匣咕嗒咕嗒，锅盖边冒出丝丝缕缕的白气。俺妈总说，拉风匣和过日子一样，急不得，得慢慢送劲，火才能烧得稳。那时我蹲在一旁添柴，妈妈会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拉着风匣，一边讲述故事。比如《锅里煮狼外婆》的故事，讲述姐弟俩因误喊招来妖怪，最终靠机智盖锅烧火拉风匣，把狼外婆煮熟，故事充满神秘与惊险，让人既害怕又着迷。

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风匣“咕嗒咕嗒”拉，温暖的光照亮房间。看妈妈把粗茶淡饭熬出香味，风匣声混着她的叮嘱，成了童年最安稳的声音。

乡下农忙的日子，妈妈从生产队地里回来，顾不上擦汗就扎进灶房，风匣声比平时急促许多，“咕嗒”的节奏里，藏着她对一家人的牵挂。

我有时蹲在妈妈旁边，要过推拉风匣的“权利”，说是帮忙，不过是好奇心和贪玩作祟。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几番推拉下来便筋疲力竭、浑身是汗。妈妈说，风匣要均匀地推拉，一来可以掌握火候，二来省些力气。那时候缺柴火，大多是麦根、茅草、树叶，遇到阴雨天，树叶、玉米秸潮湿，很难烧着，有时浓烟四起，呛得眼泪直流，还要不断往灶膛里添草。

做一顿饭烟熏火燎，有时被呛得又是咳嗽又是抹眼泪。自己再拉风匣，气得总想把磨得光光的两根拉杆立马拉断，心想，使劲儿把它拉断，就不用我再拉风匣烧火了。有时在心里暗下决心，等我长大了，再也不用妈妈拉这烂风匣烧火做饭受窝囊气了……

烟熏火燎，炊烟袅袅，风匣已经成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，乡下老家这古老的物件，已永远地成为过去时。故乡的老灶台渐渐冷寂，那“咕嗒咕嗒”的风匣声，也藏在妈妈端来的一碗热汤里，藏在清晨厨房升腾的蒸汽里，藏在每一缕人间烟火里。偶尔入梦，灶房里最动听的声响，仍莫过于老木风匣的“咕嗒——咕嗒”声。

煤矿月老

李启胜

煤矿里牵头说亲做大媒的，大多是朝夕相处、知根知底的工友。

这些月下老人，他们也许年龄比你稍长几岁，经过生活风风雨雨的历练，人情世故通达，加上长时间与你一起工作，对你的家庭、人品和能力都相对掌握了解，便不由自主为你操起了心。他们处处留意，还会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你找寻未来心上人，好像为你找对象就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一样。

我的师兄郭成安就是一个喜欢说媒的人。人们常说干任何事想成功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师兄在说媒的路上就具备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。首先，他是本地人，他的家是距离我们这座煤矿不足三里远的一个小渔村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这里流传一句话，“富了海边的，穷了跑班的”，彼时渔村百姓靠着出海捕捞，家境普遍殷实。

煤矿向来以重体力作业为主，矿区男多女少，单身矿工择偶自然成了难题。但当地渔民十分认可国营煤矿的稳定性，觉得姑娘能嫁给薪资福利安稳牢靠的矿工，是一件体面风光的事。老郭便顺势做起了班组里的牵线人，单单我们一个掘进班，经他撮合，就有四名外地工友迎娶了渔村姑娘，在当地安家落户，当了上门女婿。

其间还有一段趣味往事。我的工友岳林，小伙子长得一米七八，方脸，大眼睛，一头乌黑的密发，身体也魁梧，乍一看，跟当时红极一时电视剧《武松》扮演者祝延平眉眼模样很相似，样貌十分出众。

有一次，师兄叫我们几个工友去他家里吃海鲜。说来也巧，那天师兄的堂妹也去他家串门，也就是这次串门儿，让堂妹看上了岳林。当地有句话叫“阳沟沟里看蚰蚰，对眼是条龙”，后来班里还流传着一句俗语，说郭成安请客——把妹搭上了。

记得那时候矿工会和团委为了联手解决矿工不好找对象的大难题，也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，邀请当地一些企业、村庄未婚女青年，持续拓宽青年矿工的交友圈子，这些活动无形中变成了无名无姓的红娘，也促成了一桩桩人间好姻缘。

有一年，曾有一任老矿长，十分体恤单身矿工找对象“老大难”，自掏腰包在矿上设立红娘奖，说谁要给单身矿工说媒成功，就奖励说媒人五百元。还别说，这一招真有用。那一年，矿上有十几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，老矿长还充当了婚礼总见证人。

老矿长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给当月老的人发了红包。矿上有个外号叫“豁子”的工友。这个人小时候淘气，上树掉下来把腮帮子扎出个口子，留下了疤痕。再加上他平时嘻嘻哈哈，爱开玩笑，工友们给他起了个“豁子”的绰号。他就当了一回媒人，给工区一个小青年撮合成媒，后来不知道谁在背后诋毁他，说人家那对早就成了，他不过是借着名头赚取500元奖金。他听后没生气，只是笑笑。那天，老矿长把说媒的大红包奖励给他后，他当着众人打开红包，又在里面放上了一百元，凑成了六百元的吉利数字。转手他把红包给了撮合的那对新人，还说这钱他不能要，就当 he 送给俩人的喜钱。那对年轻人对着他这媒人三鞠躬，现场引得掌声阵阵，暖意融融。

老式缝纫机

嵇维林

每个家庭都会有老物件，老物件背后有着真实的岁月痕迹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，也有着难忘的家庭故事，承载了那个年代的情怀。

我家里摆放着一台老式缝纫机，尽管经历了搬家和多次断舍离，但总也舍不得丢弃。

这台老式缝纫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，它由两部分组成，一个看似桃木色的长方形桌子，一个侧面带着小方向盘的机身，虽然看上去它和家里的其它家具有点格格不入，但是妈妈告诉我，可别小看它，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大件。使用时，双脚放在脚踏上面，一前一后地踩踏，机身带动轱辘转动，发出“哒哒哒”

的声响，伴随着声声机械的律动，流逝的不仅仅是岁月，还有那沉淀于历史中的记忆。

这台老式缝纫机承载着当年一家人的温暖。缝纫机被誉为当年的“老四件”并非没有道理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缝纫机代替了手工缝制，那一针一线仍旧代表了每一丝关怀。小时候家里贫穷，可谓是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每天母亲从早忙到晚，既要干农活，又要做饭，还要缝补衣服，如果没有这台缝纫机，不知道要累成什么样。

听着妈妈的讲述，我仿佛看到了夜深人静时，妈妈专注地坐在缝纫机前，她一手把着缝纫

机，一手摁着布料，专注地给家人缝补衣服。微黄的灯光给她的背影勾上了一条金边，脚下踏板传来“哒哒哒”的声音……爸爸说，妈妈当时是村里的能人，因为当时会使用缝纫机的人并不多，因此每到冬天时，邻居、亲戚、朋友会拿着布料让妈妈帮忙缝制棉袄，平时如果买的衣服不合身了也会让妈妈帮忙改制，而妈妈也从来没有推托过，总是乐此不疲地帮人缝制。妈妈也记不清这几十年来用缝纫机缝制了多少件衣服。

小小的缝纫机如最鲜活生动的教科书，见证了妈妈为了生活辛勤的付出，也承载着无限厚重的旧日时光！